

小说
E 世代

离魂

纵身年轻的悸动

霜子 著

我伸展双臂，在阳光下，
天空湛蓝无际，像是宝石那样精彩，
让人深信美好的事情也许就会发生。
我慢慢地微笑了！

霜子在《破袜子》之后，
延展写作功力的深度巨献。





离魂

纵身年轻的悸动

霜子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RB606/1304

I247.5
4180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2-499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离魂 / 霜子著. — 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02

(小说 e 世代书系)

ISBN 7-80028-858-7

I. 离… II. 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6658 号

作 者：霜 子

总 策 划：吴江江

责任编辑：张 晶

装帧设计：合图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现代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1

电 话：010-64267325 010-64240483 (兼传真)

电子邮箱：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：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7.875

版 次：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~10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80028-858-7/I · 246

定 价：16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离魂

纵身年轻的悸动

目录

002

第一部

074

第二部

1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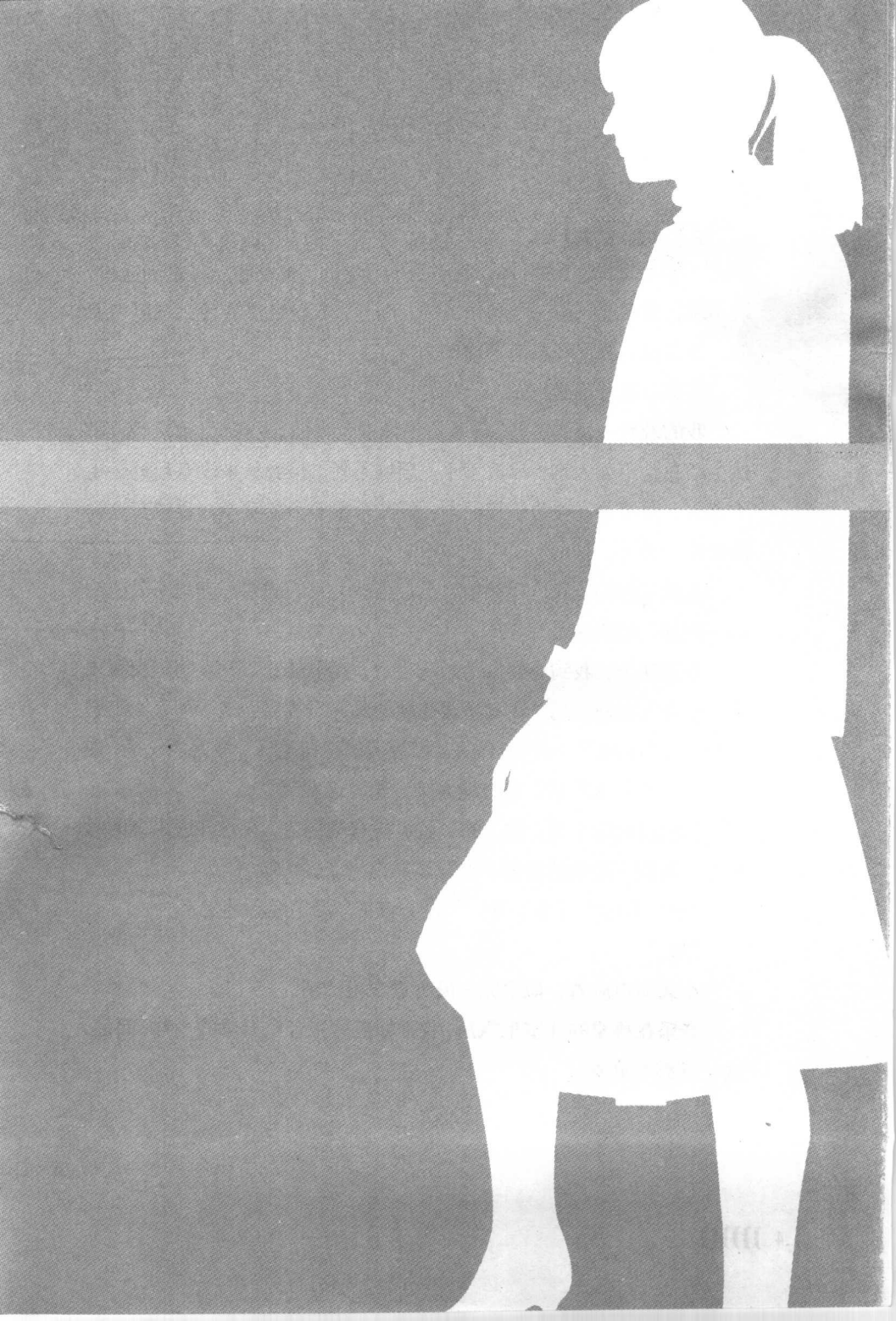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部



离魂

第一部

从六层楼的高度纵身一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……急速往下坠落的身体，像白色羽毛一样轻飘飘的、柔柔的，我仿佛看见自己的笑容，十七岁的生命里最后、最灿烂的笑容。



跳下去

的时候，我不是不后悔的。但是路已经走到这里，跳不跳，都不过只是一个动作罢了。而且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。或者说，我已经没有考虑的力气了！

其实，我并不想自杀……

我的教育一再告诉我，自杀是一种不负责任、没有担当的行为。虽然生活总是不如人意、风波不平、烦恼不断，但我从来没有起过轻生的念头，硬撑着、咬着牙熬过去。好几个很要命的关卡，也就在这样的硬撑中渡过。

我很坚强的，我这样相信自己。当然，我的坚强一直到不久前的那一刹那，它确实是存在的。

今天晚上，我到小裴家为她庆生日。高歌畅饮，一直闹到夜深才散。在众人离开之后，我和小裴在她的狗窝里闲聊。泡了一壶浓酽酽的菊花普洱，放了一片轻音乐，两个人啜茶、听音乐、努力地发呆，偶尔说着言不及义的话，夸张地大笑，长时间地沉默。

狂欢过后的小裴，脸上的彩妆显得有些褪色，在这样近距离的对视中，妆颜下隐藏的倦容，完全显露出来了。

“喂，看起来好多了喔！”我喝着茶，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唔。”

小裴闷声应着，似乎完全没听进我说的话。

音乐在狭窄的斗室里飘荡，我不知道这张音乐专辑的名称，而且，这一点都不重要。

我喜欢长笛的吹奏，它的音色纤细、轻柔温婉，很适合表现女性的细腻感情，只是在这样的夜里，听这样的音乐，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好。

“霜子，看看我，”小裴窝在坐垫里，紧紧抱着心爱的棕色绒布长颈鹿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一阵沉默之后，她突然转过头来问我：“看看我，你觉得，我这样子看起来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呀！”我毫不考虑地回答。

“怎么知道的？”她露出很惊讶的表情。

“因为我们同年啊，不记得了吗？当年重考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同一个补习班上课呢！”只是那年的结果并不如人意，小裴落榜了，而我勉强挂上联考列车的尾巴，好不容易上了一所私立大学。

小裴皱起眉头，她一直都讨厌别人提起那段过去。“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光看我的外表，会觉得我今年多大？”

嗯！看外表吗？我想了想，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她好一会儿。

“嗯……现在看起来，很苍老，呵呵。”我老老实实在说，说谎向来不是我的专长。“妆太浓了啦！年轻女孩子不适合化这样的妆，很伤皮肤的哦！”

“像多大？”她毫不放松地追问。

“唉，这个嘛……”我小心翼翼地斟酌着，摸摸头发揉揉眼睛，试着不要太犀利地伤害她。“我想，嗯，我是说我想啦！我的眼光并不好啊，你知道的……嗯，我大概会猜你有二十五六了吧！”在她凌厉眼

神的催促下，我吞吞吐吐地回答，又赶忙安慰她说，“不过我想在银行上班，妆化得老一点，看起来比较成熟、比较会被顾客信任吧？”

我的安慰，完全收不到效果。小裴沉下了脸，非常难看地把头转回去。我知道说错话了，只有闷闷地继续喝茶。

“我跟你说，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哦！”好一会儿的沉默之后，背着我，小裴低头说，“分手了喔！”

“分手了!？”也许是刚刚玩闹得太累了，这会儿脑袋中混沌沌沌的，有些模糊，我重复地念了同样的字句，然后像白痴一样地点点头，“分手了啊。”

“没办法，我搞砸了。”小裴喃喃自语地说，“哈哈，我们最后还是走到这条路上……”

我没办法安慰她，分手这种事情，既然已经发生，再追问为什么，也只是徒劳无功。

“开始只是小误会，后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结束了……”小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微发抖，既沙哑又哀伤。

我看了看窗外，除了对面住宅大楼黑暗的影子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上次在这个房间，这样的夜里，我听着同样的人以兴奋的语气诉说着恋爱的甜蜜。现在这段甜蜜的故事演变成一个黯淡的结局。心里五味杂陈。

“总之，总之，总之我不甘心啊！那只是个误会，误会！”小裴的哭声和长笛的音乐在耳边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。

“喂，事情过去就算了。”我凑合着自己能用的台词。虽然心里很想好好地安慰她，嘴上说出来的言语却薄凉得可以。

“我不甘心啊！”小裴的哭声猛然水涨船高似的增强。“霜子，我比他的新女友年轻，学历也比她高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！？”

“不甘心也没办法，这是事实。”我试图用最客观的角度发言，“这跟学历、年龄无关。”

小裴瞪着我，用那种恨不得揍我两拳的眼神瞪着我。

摸摸头发，我觉得异常疲倦：“嘿，我要回去了，你自己好好睡一觉，要不了几天、几个月，你就会忘记这件事情，然后，你会再碰到一个更适合的人。”我站起来，找到自己丢在地上的外套。

小裴抱着布偶，动也不动，只是抬眼看着我：“我以为霜子很了解我的，结果和别人一样，只会说这些话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更好的话能安慰失恋的人？你教我好了。”我看着她，心里是悲伤的，“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话，你的伤痛，总有一天会被忘记。忘记之后，就可以继续活下去。感谢老天爷，感谢他赐予我们遗忘的本领，遗忘之后，就不会心痛，不会不甘心了。”

“霜子好厉害，现在可以来对我说教了。”小裴反唇相讥，“我知道你曾经忌妒我谈恋爱。”

“我只是把你们对我说过的话，重复一遍告诉你而已。”我皱起眉头。

“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我才会跟你说这些，而且，我从来没有忌妒

过，你自己知道的。”

“哦，是喔！”小裴的语气既辛辣又酸涩，因为我的不附和态度，她把矛头转向攻击我，“大概我忘记了，我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还在为你的失恋哭呢！那么，我聪明的霜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老天爷是不是也同样赋予了你遗忘的本领，让你遗忘了之前的痛呢？”

我对她微笑。

灯光下，泪光莹莹的小裴看起来又脆弱、又疯狂，脸上的妆已经被泪水冲得乱七八糟，憔悴的脸色、冒火的眼光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桀骜不驯的豹。

我不能确定小裴的伤害需要多久才能遗忘，多久才会愈合，但是看她这模样，我却坚信她一定会重新站起来，总有一天，她会忘记那个男人，她会微笑地和别人说起今晚伤心落泪的过去。

女人就是这样，越是愤怒，越有生命力。

我为小裴的未来安心。然而，她也许会一直诅咒我这个在她失恋时弃她而去的朋友。

“这个嘛，”我开了门，握着门把手，凉凉的温度。“我想，老天爷并不是那么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，至少，对我就不那么恩典，也许是因为我嘴贱，命也硬，注定是要比别人走得艰苦些。但是呢，我想你应该会走得比我好，因为你比较漂亮、比较高雅、比较令人疼惜。”

小裴愣愣地看着我，趁她呆住时，我笑着拉开门，飞快地溜出去。“你以后就会懂了，赶快去洗把脸，睡觉，明天一切都会变好。”关门

前，我这样告诉她。

然后，我快速地把铁门掩上。

下楼的时候，隐约可以听见小裴在楼上哭喊：“霜子什么都不懂！”

我知道，这下子，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大概是覆水难收了。

然而，就算是那个时候，我仍然没有想过要自杀。



走出小裴住的社区，看看表，指针告诉我现在是凌晨三点。午夜的住宅区显得非常安静，非常寂寥，风从长长的巷道间吹过来，一阵一阵地，微微的凉。深夜的空气，连闻起来的味道都不一样。

我想回学校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好好地睡一觉。我想起离开学校时书桌上那本还没看完的考古题、计算机里还没写完的报告和下个星期就要开始的期中考。但是，这个时候，我哪里也不能去，只能百无聊赖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乱晃。偶尔经过的汽车、机车，带来一点插曲般的音效，至少证明我所存在的这个城市，尚有人烟。

我走到公交车牌下，打算等三四个小时之后的第一班公车到台北，再转车回学校。

我的学校在县郊的某一座山上，从第一次开学到现在，我已经在那里待了两个年头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很想离开。但是现在，我已经

疲倦得没有离开的动力了。

我想，这就是死心了吧！

这样的想法，让我不由得打心底冷了起来。车站对面的一家便利超市仍然亮着灯光，隔着一条街，我可以看见店里站在收银台后的那个工读生，在空无一人的夜里，静静地站在收款机旁，像是等待着什么。

我想喝一点热的东西，或是任何、任何能够温暖我自己的东西。于是我起身，横穿这道只有风狂啸而过的街，走进对面的店里。店里的灯光让人感到温暖，至少我的身体感觉到温暖。

我买了一杯电视广告打得正热的关东煮，选了几种口味，加了满杯的热汤。

“这样多少钱？”我走向工读生，询问他。

“五十元。”他扫了一眼柜台上那杯还在冒着热气的食物，没看我一眼。

付了钱，我并不想离开。这里有人，虽然素不相识，但是至少是个人——和我一样的生物。只要一想到离开这个店面，外头空空荡荡的街道，只有冷冷风、冷冷的自己和冷冷的夜。于是我在店里的陈列架前乱逛一通，从饼干、零食架一直走到饮料柜，漫无目的地拿起每一样商品，看看价钱，看看名称，然后再放回去。纯粹为了打发时间！逛到最后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应该离开了。

关东煮已经吃完。于是我选了架上两瓶没冷藏的啤酒，再走到柜

台付账。那个年轻的工读生一边打着收款机，一边看了我一眼。我想他一定觉得奇怪，这样的深夜，这个女人怎么跑到店里乱逛，并只买两瓶啤酒。不过，他的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，只是懒懒地看了我一眼，敲打收款机，递给我一张发票。

自动门开了又关，这下子我又站在这条冷冷的大街上了。

“谢谢惠顾。”我无意识地对自己说，声音仿佛像冰。

这个时候，我也还没想过要自杀。只是觉得很寂寞，很寂寞，寂寞得像是身在井底，深沉的黑暗围绕在我身边，一圈又一圈，紧紧地抓住我、包围我、不放开我……

我，很想去看看星星，很想去看看月亮。可是抬头，只有黑、沉、深、冷四个字能形容的天空，不要说是星星，我连一丝丝、一点点月的光亮都感觉不到。黑色的天空已经被高楼住宅分割得支离破碎、断断续续，仰望这样的天色，我感觉难受，仿佛有谁用力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拆卸了我的骨架。

我强烈地想要去看看月亮。想到高一点的地方，摆脱这样的黑暗，甩掉这些拘束我、禁缚我的寂寞……我想起小裴的哭声，她哭得那样伤心啊！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跟着伤心起来。

顺着街道绵延而下，两边高低起伏的高楼住宅，深锁的大门和二十四小时的管理员，让我不敢轻易闯进去。

沿着街道不自觉地走，我在奇妙的转角拐弯，又在长长的巷弄间

快步向前，像是有谁拉住我的手那般拼命向前走，一点都不迟疑。大约走了两三条巷子之后，拐进一区四层楼公寓林立的住宅群。每个建筑物、每个窗子都黑黑暗暗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矮矮的灰色水泥墙壁斑驳得起泡。狭窄巷弄两边停着车辆，有只黑色小猫正趴在一辆车的车顶上，安安静静地睡着。它一听见我的脚步声，猛然惊醒，抬头望着我。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。

小猫的眼睛是碧绿色的，平时看起来一定相当恐怖吧！然而这时候，当我看着它的眼睛时，却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定。这只小猫现在在想什么呢？它说不定也在思索着我的来路呢！然而，我们对视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几秒之后，小猫闭上眼睛，蜷曲地睡了。

巷子里惟一的一盏路灯散发着暗白色、有些不确定的光亮，一闪一闪地。站在路灯下的我，看着这蜿蜒曲折的巷弄，此刻我究竟身在何处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了。

路灯旁是一栋六层楼的老式公寓，红色、略为生锈的门扉微微敞开，也许是哪个住户疏忽了，但却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机会。

六层楼，应该算很高了吧？能不能看到星星？或是月亮呢？

我抱着一点点希望，悄悄地走进那栋公寓的大门，把门扉带上，然后一步一步地往楼顶爬。

也许，顶楼的门已被锁上了；也许，我会被突然开门的住户发现，然后被轰出大门；也许、也许爬上顶楼，我会什么都看不见……

我一边想像着各种可能性，一边踮着脚尖走过一层又一层的楼梯。

很幸运的，这栋公寓的顶楼没有被住户锁紧，一扇单薄的木门应声而开，我也没有被任何人抓到，而且，夜空里虽然没有星光闪烁，却有一弯温柔的上弦月。

顶楼很黑，路灯的照明远远被丢在下方。我借着淡薄的月色，微微地辨识出脚下的水管和弃置的瓶瓶罐罐。我找了一处较干净的地方坐下来，把从便利商店买来的啤酒打开。

我并不想喝酒，老实说，我完全不能喝酒。我的体质是那种光喝加有米酒的鸡汤都会酒后乱语，第二天闹醉的人。

那为什么买啤酒？

我不知道。总之，现在，我真的很想喝点含有酒精的饮料。

前一阵子，电视上有一啤酒广告红透半边天，一群人在遮雨篷下高歌饮酒，配着一首豪爽中带有苍凉味道的广告歌，那种呼朋同聚、引伴相知的感觉，让不少人心向往之。

我手上拿的，就是这牌子的啤酒。

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如果喝了啤酒能感觉到温暖、相知，那醉倒在地也无妨。

风，很凉、很冷、很寒。春末的风，原来是这样的冽啊！月光，在这样的夜里，仿佛也变成薄冰。

我开始后悔离开小裴温暖的窝。离开时，我没想太多，只是觉得如果一直沉浸在她那无休无止的悲叹中，我就快被她的烦恼给淹没了。而且我现在最不需要的，就是她的自怨自艾。